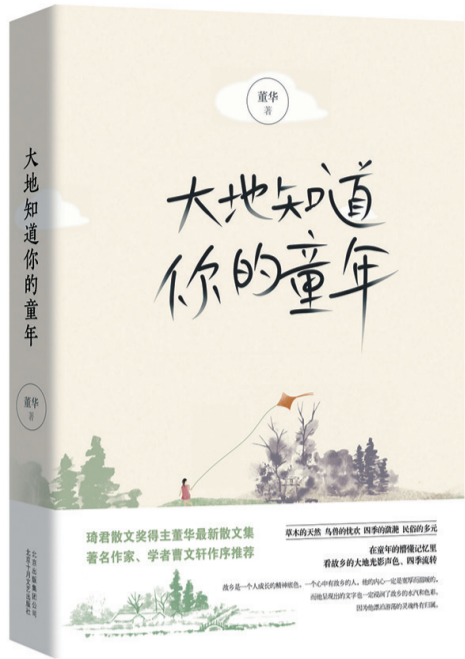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故乡在远方

□曹文轩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故乡在情感指涉上其实是约等于乡土的。乡土并非仅指一方水土，更重要的是这方水土所养育出的精神和情怀。乡土乡情，童年童趣，写人记事，抚今忆昔，乡土甚至可以看作是

汪曾祺每当写到故乡时总会说“我们那个地方”，他像孩子熟悉母亲一般熟稔那个地方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种风景，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但是风土人情，写得有趣不足为奇，写得有情绝非易事。天南海北，风情各异，找出一两处此处独有而别处难寻的景致和特色来渲染一番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写出这方水土的人情。正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让人记住的远远不是沅江两岸高高的吊脚楼，不是硕果累累的桃园，不是漂泊不定的渡船，而是那青山绿水的风景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良善，他们的狡黠，他们卑微而又坚韧地活着的状态。《大地知道你的童年》写顽劣的孩童，斗草捉虫，爬树下河，偷瓜摸蛋，打泥仗捉迷藏，正月十五散花灯，追忆童年的背后，却让人感受到“那个地方”生活着的人对泥土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的悲悯。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逝者如斯夫的忧伤，因为年华老去，记忆中的故乡终究还是成了一代人回不去的遗憾。

我料想董华先生在写作这本书时一定是愉悦和享受的，正如我在阅读时感受到的愉悦和享受一般，因为读着读着，就会让人忘却钢筋水泥般的城市，逃离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远方的故乡。那个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一个瘦弱的男孩，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摇曳的稻田，穿过水边茂密的林子，路过柳条垂落的池塘，踏上一座细窄摇晃的小木桥，爬上高高的河堤，坐在大河旁，看着立满鱼鹰

制，但是故乡所给予的情怀和精神却永无止境，早已成为我们创作时的血液和命脉，时时生长，历久弥新。

现代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去乡村化，城市无边无尽的扩张，乡村不断被蚕食，同时萎缩和流失的还有乡土的情怀。我有时不免感慨现在孩子的辛苦，生活上虽然衣食无忧，却要在繁重的学业间隙穿梭各大辅导培训班，仅有的闲暇时光也早已被手机电视电脑等占据，即使于乡村留守的孩子们而言，恐怕也早已失去到大自然中找寻乐趣的兴致抑或也没有那样未开发的自然等着他们去开拓。正如董华在书中所言，“对于泥土和泥土里生长的东西，他们还有很多不懂；因为失去了懂得的机会”，童年生活贫乏得近乎可怜，对自然的认识几乎全是从书本上得来，更遑论乡土情怀。这样的童年幸福感大约是要大打折扣的。

《大地知道你的童年》让我感动的还有对于乡土情怀的传承，乡土社会凝结的基础除了土地，就是情感，而这种情感除了血脉亲情联系之外，就是乡情、邻里之情，进而生成对于天地、自然、人世的姿态和相应的礼节。书中那个可爱机灵的叫董为的小男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爷爷的教导下，离开都市，回归乡村，感受自然，拥抱自然，在和睦淳朴的乡间活泼自在地生长着。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下，与他同龄的孩子相比，董为的童年幸福丰盛得近乎奢侈，这一切都是他爷爷用心良苦的馈赠，而我相信这份生命中珍贵的馈赠一定会在那个叫董为的小伙儿以后的人生中大放异彩。

故乡是一个人的成长的精神底色。我始终觉得一个心中有故乡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宽厚而温暖的，而他呈现出的文字也浸润了他故乡的水汽和色彩。因为他漂泊游荡的灵魂终有归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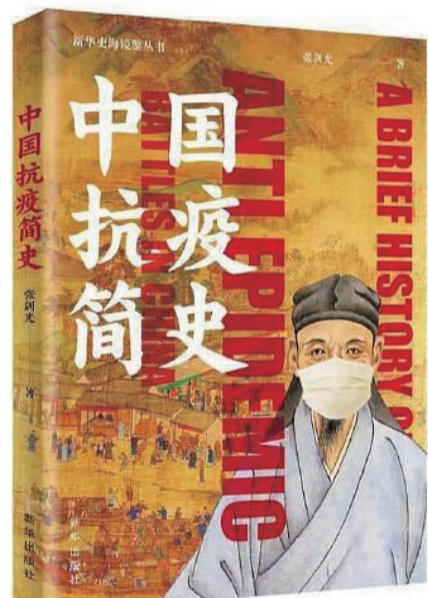
（《大地知道你的童年》，董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的小船如何在声韵水影中缔造五光十色的捕鱼盛宴，看着热闹的水面重新归于平静。白帆远去，夕阳如血，映照散落村庄，稀疏矮小的草房子，纵横交错的水流，阡陌相连的小道，袅娜缠绕的炊烟，生活虽然贫瘠，但是童年的乐趣却非常丰富。每日在大千世界中领略自然光影色彩的变幻，日升日落，月圆月缺，四季流转。

所以，我时常感恩文学，正是因为文学，我才得以时时观照那个记忆中早已远去的故乡，那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即使我不再写童年的乡村故事，那样的情怀却能奇迹般地使得故事具有再生生长的可能，鲜活得几乎触手可及。童年虽然是不可复

浓墨重彩的抗疫华章

——读《中国抗疫简史》 □钟芳



春风携书香，书香送清爽。和煦的春光下，信手翻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的《中国抗疫简史》（新华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融融春意，瞬间照亮了每一行文字，也拂过心头，带来说不尽的暖。满目春光下，摩挲着洁白的书页，读思之间，深为中国几千年抗击疫情的壮阔历史而感怀。

《中国抗疫简史》从“疫病与巫术”“战争、动乱和瘟疫”“帝王将相直面瘟疫”“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皇帝与天花”“令人战栗的麻风与霍乱”“防疫抗疫思想的发展”“抗击疫情：民族精神不可战胜”等八个方面，全

面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的防疫抗疫的历史，总结了历代在防控疫情中的经验教训，讲述了一些典型的斗疫人物和斗疫故事，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在一场场防疫抗疫中所表现出的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从书中可以得知，对疫情的了解，我国从商朝时就有认识，那时的甲骨文中就有“疾年”的说法。然而，限于当时的医学条件和人们对病毒的粗略认知，最初，不少古人往往把遏制疫情的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神灵和巫术上。愚昧和无知，让这部分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但也为代代医者积累了宝贵的抗疫经验。后来，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健康理念的逐步增强，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开始有了飞速的提升。彼时，“四时皆有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一些有经验的医者已能从复杂多变的疫情中，有针对性地辨别出伤寒、疟疾、麻风等传染性疫病。而每到疫降来临，智慧的古人也并没有被各类疫病所吓倒，而是众志成城，积极投身于抗疫活动中。夏商周时期，各地就建立了

阻断传染源以切断疫病进一步蔓延的制度。政府除了对灾疫严重的地区实行免交和缓交赋税的优惠政策外，还将遏制疫情效果明显的药方公之于众，刊刻在各主要道口，以惠于民；并指派医生携带药品到乡村巡诊，使疫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为了使病患者得到集中诊治，从秦朝时代，我国就修建了一些隔离点，一种是临时性的，一种是长期性的，在“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上，可谓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值得称道的是，宋徽宗崇宁初年，朝廷除了设立专门收治病人的安济坊外，还会对每位医生建立技术档案，医治病人时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而在个人防护方面，古人的防疫意识也有了显著增强。不仅严格做到人畜分居，而且，也会勤洗手面、勤洗澡，力求最大限度地隔绝病毒，以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华民族千年的抗疫历程中，历朝历代都曾涌现出一些医术高超、不畏艰险、救民于水火的斗疫勇士，他们中既有孙思邈、张仲景这类耳熟能详的药圣，也有朱震亨、叶天士等民间名医，也不乏苏

轼、蒙哥汗等这些以偏方治瘟的历史名人。他们或献“神药”、或施妙手、或集百家之长，以各自的方略，为人民解除病痛，为阻疫抗疫书写了亮丽的篇章。在此过程中，我国人民也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斗疫经验，形成了丰富的治疫理念。针对疫病的起因、诊断方法、具体用药等方面，相继产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刘元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法等系列医学思想，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克疫理论，对于指导当时的抗疫斗疫，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时光的车轮不经意间驶到2020年。在这个春暖花开之季，始于去年年底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战，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们的举国体制、超常的动员能力，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战斗中，都显示了巨大的优势，为新时代的中国抗疫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赓续先人传承，弘扬“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的抗疫精神，相信2020庚子年抗疫胜利的春天，必将到来！

析，更有详实的数据，即根据细致的调查和统计，系统性地呈现出2014至2019年间中国当代诗歌、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在日、韩、印度、波兰、瑞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8个国家的译介和传播情况，全景式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合作共生关系，同时还从供需视角，对沿线国家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和困境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对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在创作阶段就以“一带一路”意识指导创作，使作品具有“一带一路性”等提出了建议。本书还可作为中外译者、研究者和出版机构的参考手册，据以跟踪和判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特点和困境进行了客观分析，并为以后精准选译作品、调整出版计划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沿线国家的翻译、推介和影响总体来看与“一带一路”的整体推动效率和民心相通的目标还有距离，与中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不相称。为了把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一带一路”的过程纳入“一带一路”整体工作进程并更切合整体目标，同时实现资源节约和优化，本书富有创意地提出基于“质量优先”原则建立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传播质量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中外文学信息共享走廊、创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品牌、中外合力建设智库联盟和数据库，加强外译作品质量评估监测，针对性培养国外汉学家和翻译专业人才，中外出版机构、国内外期刊、各类文学会议和文学节等联合举办立体交叉性的一条龙文学交流活动，中外媒体、网站合作建成零距离文学传播平台等等，最终中外精诚合作打造出既符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又具有国别特色的翻译传播机制，以保证用最优秀的译本吸引沿线国家读者更加喜爱中国当代文学，喜爱中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一带一路”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本书的初心和使命。

开卷絮语

我久久沉浸于著名诗人李发模的长诗《命的边缘》（《人民文学》2020年第3期）之中不能自拔，是缘于那些蒿草一样疯长的诗行，带着遵义草王坝干涸的泥土，带着黔北崇山峻岭倔强的身影，那些疲惫不堪的庄稼的根须行走于高原的足迹吗，夕阳之下血在大的淤积中艰难地喘息。这样的诗歌无需华丽、雍容的词藻和外表，农民写农民自己的诗歌，离不开山寨的日出和日落、离不开火辣辣的日头烘烤着古铜色脊背的沉默，离不开草王坝的日子里眼泪一样一碗浑浊的黄汤水，离不开一年四季咀嚼不完的包谷沙，更离不开天种地，地种山，山种人的牛马一样苦苦的劳作，离不开春秋秋收的白瓜、黑豆，黄色的包谷、金色的谷粒，离不开山里人一跪天地，二跪犁铧，三跪夫妻的倔脾气。

这就是长诗《命的边缘》，这就是大发渠倔强、骨鲠的禀性和一呼一吸的延伸，这就是黄大发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截傲骨、每一滴眼泪和每一寸光阴的立体形象的总和。当然，这一切都将是诗人李发模诗歌词典里的关于生命和土地的全部内容。诗人把黄大发命名成每一个象形文字里覆盖着一粒粒丰满的包谷的世界，他让生活回归于土地本身，让生命再造成泥土的色泽，在这里厚重则是一种风范和精神。

长诗《命的边缘》以“大发渠”的创造者——黄大发为主旨，以大发渠的建造与黄大发的生命历程为主线，以黔北遵义平正乡团结村草王坝的自然存在为创作的大背景和大依托，以浓郁的诗意挖掘和黔北独具特色的语言风貌及风土人情，以草王坝独具特色的地貌、山峦、山寨为生活摹本和诗歌原型，构筑了一部如“大发渠”一样气势恢弘、结构庞大、叙述生动完整的具有浓郁民俗、民风的长诗作品。

首先，这部作品如果从人物的心理挖掘、性格再现的角度来解读，可以视为一部完整的黄大发诗传。全诗叙事、抒情兼备，形象立体生动而感人，延续了李发模诗歌创作持久地立足于生活最底层，并将那些原滋原味的原始生活元素再现为诗意审美的最大化的创作风格和特色，具有现实意义。李发模始终将自己诗歌的根须扎向脚下的泥土，他比谁都懂得这份泥土对于诗歌和生命的分量，他一步也不能离开生他养他的贵州和遵义，不能离开黔北大山里的一峰一岭、一草一木。在崇山峻岭的山寨，他的诗歌一定是崖壁上最陡峭的一抹淡淡的微笑，是从林里孤独跋涉的阳光，它是林木粗壮的躯干和一片茂盛的舒展与唯美意念的铺张。可以说，没有大山、峻岭、山寨、贫瘠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生长着的沉甸甸的包谷，就没有李发模活着的、带有温度和真实呼吸的诗歌作品。

其二，独特的诗歌语言，在其作品中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乡土韵味十足的语言表述的特征和相关体系的生成。这种近乎于原始山寨里的词语运用的本身，是整体诗歌的血和肉，没有它诗歌就会干瘪、枯燥、生冷、假大空。我知道，这是大山里的最原始、最纯粹的“母语”的再现，而没有母语存在的诗歌，一定没有生命的气息和大山的巍峨。

其三，黄大发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在这一点上，诗歌里的黄大发与生活在草王坝的黄大发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前者被放在了特定的诗意和语境之中，具有了意向的丰满与品性的高尚，而后者黄大发则是分散、游离的，他大多数的身影都是被光明所掩埋，唯一能够佐证的只有那条“渠”，黄大发的表白没有那么多的诗意与浪漫，只有那渠里汨汨流淌着的血浆一样的语言，似乎在向人世间述说着什么。

我在网络上找到了黄大发的照片，与李发模诗歌里黄大发的形象高度地吻合。这无不昭示着黄大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之所在，这个能够给悬崖安装心脏的人，这个带领村民一寸一寸地凿，一尺一尺地敲……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历时10个月凿出一条170米高的险渠，500米长的三段悬崖，耗时两年之久竟没有一起伤亡事故的男工人，该是怎样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该有一颗怎样强大的心脏，《命的边缘》忠实地告诉我全部的答案。

诗歌词典里的一条渠

——读李发模长诗《命的边缘》 □绿岛



诗人李发模(左)和时代楷模黄大发

新知新思

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的旅行指南

□张雅琦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代中国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拓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开放之路、和平之路和创新之路，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垦殖了新土壤。为了系统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的现状，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实现中外文学更加通畅的合作，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一书，该书作为向中国当代文学70周年的献礼，先后被列入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018年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第一部全面总结沿线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传播研究的著作，该书的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未来翻译传播“一带一路”化奠定了一个阶段性基础。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既是新时代中国的缩影，也是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又是沿线各国认识、了解不断发展的中国的重要媒介。鉴于此，该书以

高度自觉的战略意识，以服务中国形象的国际建构为出发点，基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历史，重点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有哪些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而提出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营造良好的海外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创新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路径与模式，以保证中国当代文学不但能走出去，还能走进去，生根发芽。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秉持“美美与共”和谐理念，走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和谐的使者，不断得到沿线国家的理解和接受，成就明显，“粉丝”日增，形成了国国有特色，年年有新品的良好态势。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沿线国家的民众接受度和感召力仍远低于我们的预期，“量多质不优”现象普遍存在，质量监管缺失现象明显且成为制约中国当代文学走深走远的瓶颈。为此，该书秉承以事实说话的原则，既有宏观的分

析，更有详实的数据，即根据细致的调查和统计，系统性地呈现出2014至2019年间中国当代诗歌、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在日、韩、印度、波兰、瑞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8个国家的译介和传播情况，全景式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合作共生关系，同时还从供需视角，对沿线国家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和困境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对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在创作阶段就以“一带一路”意识指导创作，使作品具有“一带一路性”等提出了建议。本书还可作为中外译者、研究者和出版机构的参考手册，据以跟踪和判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特点和困境进行了客观分析，并为以后精准选译作品、调整出版计划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沿线国家的翻译、推介和影响总体来看与“一带一路”的整体推动效率和民心相通的目标还有距离，与中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不相称。为了把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一带一路”的过程纳入“一带一路”整体工作进程并更切合整体目标，同时实现资源节约和优化，本书富有创意地提出基于“质量优先”原则建立中国当代文学“一带一路”翻译传播质量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中外文学信息共享走廊、创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传播品牌、中外合力建设智库联盟和数据库，加强外译作品质量评估监测，针对性培养国外汉学家和翻译专业人才，中外出版机构、国内外期刊、各类文学会议和文学节等联合举办立体交叉性的一条龙文学交流活动，中外媒体、网站合作建成零距离文学传播平台等等，最终中外精诚合作打造出既符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又具有国别特色的翻译传播机制，以保证用最优秀的译本吸引沿线国家读者更加喜爱中国当代文学，喜爱中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一带一路”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本书的初心和使命。



《“一带一路”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孙宜学 撰袁勤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